

禾马



火爆浪子的百万情人

爱金女郎系列雪

内容简介

这个女人究竟有几种面貌？

白天，她不拘小节，清新脱俗；

夜晚，她足以让每个男人血脉贲张！

为了钱，她甚至可以出卖自己，

可在她眼里，却又闪着不容错认的纯真……

他花费了一百万买她的身体，

同时赔上了自己的心，如果爱上她是一种堕落，

就让他堕落到底吧！

即使她只爱他的钱，他也认了……

一校：

二校：

打分：

政治：

色情：

封面小语

即使她只爱他的钱，
他也认了……

1

在七月刚结束的炎热天气里，因为刚刮过台风，这郊区半山腰上的树木被强风扫得曲曲折折，枝叶落满地，“支离破碎”地躺在惟一的山径上。

这条路连接一家几年前才重建改名的孤儿院——过去的名字就别提了，现在为了深深感谢让这群孤儿不致流离失所的辛雅恩，因此取名为深恩孤儿院。

这所孤儿院里，收容过无数的可怜儿童。出生即被抛弃的、父母死亡无家可归的、伤残被丢弃的……其中有聪明可爱的宝宝经人领养，也有四肢不全或智障的儿童长期待在院中，偶尔会碰到几位好心人士认养。

即将满十八岁的冯牙，就有这么一位“长腿叔叔”，七年来一直寄钱给她这个连亲戚都无力领养的重度烧伤儿。七年前，她的父母在短短数日内欠下三辈子也还不清的赌债，在时时被逼债的绝境下

而引火自焚。她的家在一夕间化为乌有，而她大概是命不该绝才“有幸”获救。

现在，她的伤复原得差不多了，虽然还无法拥有正常人的皮肤，起码不再像最初的“遍体鳞伤”，可怕得让她几次想自杀。七年来，要不是有仇恨支撑着，她恐怕早有负“长腿叔叔”的援救了。她知道，她的父母是被人陷害的；她也知道，害她家破人亡的人是谁，所以她决定要努力读书，将来做个有用的人，好为她的父母报仇，同时也才对得起“长腿叔叔”的大恩大德。

“‘天使’是我的再生父母，我真想见他一面。”冯牙坐在床前望着窗外台风肆虐过的狼藉，对一直尽心尽力教导她的何老师说。她无法知道那位帮她的先生是谁，所以她给他取了一个代号，叫“天使”。

何慧明打从大学时代就在这里当义工了，四年前毕业后更全心投入，只支领微薄的薪水。她个头不高，肤色健康，个性爽朗，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。

“我也很好奇牙儿的长腿叔叔长什么模样。如果是一位风度翩翩的成熟男人，那可便宜我了。”

何蕙明俏皮地凑到她面前，对她眨眨眼。

冯牙闻言，仅仅只是扯动了嘴角。她肩上有好重好重的担，都让她忘记该怎么笑了；她想，自己永远学不来何老师的开朗。

她轻轻叹了一口气，生命中出现大善和大恶两种截然不同的人，让她对人性很感疑惑。

“何老师，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没有良心地害人惨死，却也有为善不欲人知的人呢？人，到底可不可以信任？”

何蕙明心头一痛。这个多愁善感的女孩，小小年纪就历经生死，想不早熟都不行。

她轻轻搂抱住她：“牙儿，我想人还是可爱的。不是说‘人性本善’吗？只是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迷失了本性，才会做出一些违背良心，甚至泯灭人性的事情来。但这些人毕竟是少数，社会上还是很多善良的人。瞧，你不就认识两个大善人吗？”

“两个？”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天使，再来一个……冯牙迷惘地看着她的何老师。

何蕙明立即不平地鼓涨起双颊瞪着她，气呼呼地指着自己的鼻子：“我呀，我不是大善人吗？”

冯牙年轻的脸上霎时浮现一抹淡淡的笑容，那

抹笑，掩去了脸上几处丑陋的伤疤。对何蕙明来说，那比完整无瑕的面孔还要美丽、还要令她雀跃。她的人生几乎快要以逗冯牙笑为目的了，就希望这个满身伤痕的小女孩能够活得快乐点。

她继续佯装着“被漠视”的不悦，对着冯牙张牙舞爪，逗她开心。



晚上十点多，月娘尽职地在夜空鸟瞰城市霓虹，好似天际不见了的星子全落在这儿了。

在数不尽的霓虹闪烁中，大概要数这家叫“黑夜”的酒吧最为耀眼了。它由晚上六点营业到凌晨两点，虽然店内消费颇高，但每天短短八个小时的营业时间里，都只有“人满为患”四个字可以形容。

这里生意好的原因有二：老板帅、舞者俏。

老板是何安钊，二十八岁，言词幽默、个性沉稳，脸孔迷人且体格壮健，及肩黑发简单束在脑后；他几次被星探相中，可惜一直无意进演艺圈。

舞者是韩可灵，“黑夜”的招牌。她一踏上舞场，气氛会立即沸腾到最高点。她今年二十四岁，是何安钊妹妹何蕙明大学时代的学妹兼室友。她有

一头直到柳腰的乌亮长发，最教人称羨的冰肌玉肤在灯光下白皙晶莹，瞟睇间仿佛会勾魂摄魄的黑眸，加上性感惹火的身材，纵使无意却还是勾取了无数男人的心。她的个儿也不高，大概在一百六十公分，和何薏明一样。

白天，韩可灵是贸易公司的会计；晚上，她就到这里兼差。夜晚的她，总是一袭黑色细肩带紧身短裙，脚蹬黑色高跟凉鞋，在聚光灯下、舞客呼啸中展现她的舞技。在“黑夜”的舞场中，她的一扭腰、一摆首都使人狂热蠢动，总是让人目眩神迷。

现在一些夜客族都知道“黑夜”有一个“黑色精灵”，她当然也是星探们的追逐焦点。她虽然对于“从星”的“利润”相当有兴趣，却因某些理由让她不得不放弃这条赚钱捷径。不过在“黑夜”兼差，何安钊给她的价码自然也不低，而且她和何薏明是闺中密友，多少给了何安钊一些方便。

舞罢一曲，韩可灵进入休息室，接过何安钊递上来的毛巾擦拭一身的淋漓香汗。

“安钊，空调是不是有问题？今天好热。”

“和平常一样啊！大概是你今天跳得特别起劲

的关系吧。”何安钊笑道。

“大概是吧。”韩可灵抹一下脂粉未施的脸，心里想着另一件事。是她的错觉吗？为什么刚才在舞场中，总感觉有一道几乎穿透她身体的视线盯着她？在那道如炬目光的注视下，她觉得自己好像赤身裸体、又好似着火一般，不但心跳加剧，且无端地直想逃逸。

即使现在，那感觉还在。她不知道那人还在不在场中，甚至不知道是不是真有那人的存在……

何安钊并没有让她有太多时间思考，开口道：“阿明来了，待会儿会进来。”

“哦？我刚才没注意到她。”韩可灵很讶异。每一次何蕙明来，她即使在舞台上也总是在门口处就发现她了；今天是怎么回事，莫非当真被那一道无名视线干扰了？

“你当然没空注意我了，我哪及得上人家酷哥的吸引力嘛。”何蕙明推门进来，刚好接上韩可灵的话尾，立刻揶揄好友。

“你在胡说什么？”韩可灵笑着斥责，当她在说笑。

何蕙明却一本正经，觑了长她一岁的哥哥一

眼，好似叫何安钊也要拉长耳朵仔细听了：“我平常坐的那个角落今天被一个好酷的男人占了。他一直在看着你呢，我就不信你没发觉。”

是吗？那么不是她的错觉了，真的有“那人”……韩可灵有片刻的怔忡，心脏无端地加快鼓动，粉嫩的双颊也跟着臊红起来。

何薏明只消看一眼，便知道自己料得没错：“可灵，你也看见他了对吧？真是见色忘友啊！”她叹道，瞟一眼老哥转沉的脸色。虽然知道哥哥钟情于可灵，奈何人家芳心不乱，她这老妹也着实帮不上什么忙，只有请老哥自求多福了。

“我根本没看见，你别瞎闹了。”要不是何薏明在这儿起哄的话，她这会儿倒真有一股冲动想开门出去看看。

“阿明，别欺侮可灵了。”何安钊白妹妹一眼。

“哎，我哪敢！我现在是‘单枪匹马’，哪有能力欺侮人家‘成双成对’的啊！”何薏明假意道。

“你一个人可以抵千军万马了。”韩可灵懒懒地瞟她一眼，毛巾拭过细白玉颈。她不是不明白何安钊对她的感情，也承认何安钊的确会是很好的老公、情人，她也不敢保证未来不会心动，但目前她

是无心于爱情的，除了钱，她什么也不想。

“哇啊，现在是谁欺侮谁了？哥——”

“可灵，一线电话。”休息室的内线响起，打断了何薏明的不平之鸣。

“喂，我是韩可灵。”她接起电话，不知道听对方说了什么，慵懒的笑容渐渐敛起，神情严肃，“不，别这么说。我想……下个月可以吗？好，就这么决定……谢谢。”

她放下电话，一旁的何家兄妹早已看到她沉暗的脸色。

“可灵，谁打来的？”何薏明关心地问。

“有什么事情吗？”何安钊紧瞅着那张略带愁色的美丽脸庞，实在看不得她颦眉敛容，那让他好心疼。

韩可灵勉强振作精神，对两兄妹挂起笑容：“没什么，一个朋友打来的。她……出了些事，不过不严重，不要紧。”她看看时间，“我要出去了。阿明，你先回去，我等会儿下班后还要去看朋友。”说完她便跑出休息室，根本不让人有接口的机会。

两兄妹对看一眼，何薏明先提出疑问：“这家伙在搞什么鬼？”

“你有时间最好找她问问，她是不会告诉我的。”何安钊太了解韩可灵，只希望她对何薏明会不一样。

“那家伙的嘴巴像蚌壳那么紧，没用的啦。”何薏明摆摆手。只要韩可灵不想说的事，即使天摇地动也改变不了她。这点她是相当了解的。

对于韩可灵，他们也仅知她父母双亡，无亲无戚，标准的一只孤雁；她以赚钱为目的，平常却省吃俭用，完全不知道她存钱做什么。纵然她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，有时候却挺神秘的，真像极了一只黑色精灵。



一百万……她的积蓄都已经用光了。一个月的时间，她要去哪里筹这一百万呢？

韩可灵低着头，走向地下停车场。

由于她十二点才下班，为了安全，何安钊曾坚持要送她到家；而她不想麻烦他，才用六万元买了一辆二手车。平常何安钊一定会送她到停车场，看着她车开走才安心，不过刚才他在接一通国际电话，她又不想每次都麻烦他，便自己下来。

她不能跟何安钊借钱，他最近跟朋友合伙开公

司，自己也需要现金。而何薏明是没什么金钱概念的，不回家拿钱就不错了，更别说会有钱借给她……她该怎么办？她的朋友虽然多，能借钱的却没几个，有一百万借她的则可以说没有。难道……真要去向“那伙人”借吗？不，不行，“那伙人”根本毫无道义可言，与其去向他们借，她干脆直接去“卖”算了，反正最后的下场一定如此。那该怎么办？她去哪里找这一百万？

韩可灵低着头前进，满脑子都是钱、钱、钱……

“啊！”心不在焉的她竟然撞上了“一堵墙”。

她抚着额头定睛一看，发现那是一堵肉墙，其坚硬程度却不比砖墙逊色多少，足够让她喊疼了。

她敛起柳眉，美目上抬，正要斥责几句，不料却望进一双深海般幽冷的眸里；她几乎屏息，灵魂瞬间被吸了去。

对方没有开口，只是定定看着她，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。

就是这双眸！方才在舞场里，以目光令她觉得身无寸缕的就是这男人！

她能这么肯定，是因为那种感觉又回来了。虽

然她已经换回平常穿的 裁恤、牛仔裤，在那双眼眸注视下，她依然有被透视的感觉。尤其在如此近距离的注视下，那眼眸的威胁更大，仿佛能够将她吞噬一般。

她不由自主地脸红了，连心都不听话地怦怦直跳。天啊！她是怎么了，对这个一句话都没说过的男人，脑海里居然闪过“一见钟情”四个字……

她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，他好高，起码有一八五。稍微方正的脸型，线条深刻而冷硬，突出而俊逸的五官也是紧绷的，剪了一个利落的平头，怎么看都只有一个“酷”字可以形容。听说女人最爱有一股冷峻帅劲的男人，原来她也不能免俗……

天啊，她在想什么嘛？！韩可灵的脸更红了，不自在地低下头，沉默地从他身边绕过。

他并没有阻止她，甚至在她经过后就离开了。韩可灵忍不住回头偷觑一眼，原来他的车就放在他们撞上的地方，是一辆最新型的银色跑车。上次何慧明在一本杂志上指给她看过，据说要上千万的……她又想到那一百万了。唉，她去哪儿筹这一百万？又不像人家开千万跑车的，一百万对他来说大概只能算是零头吧！

韩可灵钻进她的红色小汽车里，发动了引擎。如果这人是她的朋友，她大概可以向他借到钱，也不用这么苦恼了……她胡思乱想着，脑袋里突地灵光一闪。

如果“抓住”他不放的话，她的一百万说不定会有着落……

眼看着银色跑车从她车前驶过，韩可灵没时间细想，只有赶紧先跟上再说。

人家开的是名贵跑车，她要想用这辆早该被拖进废车厂的小车去追人家，那也只有祈求上天赐给她好运了。为此，她还特地在心里祈祷天公保佑她的一百万别“走失”。

幸好这人车开得不快，她算是轻松跟上了。她以为开这种跑车的人通常不是“开车”而是“飙车”的，这人倒怪，在这没什么车辆的深夜里，他依然循规蹈矩，简直比她还守交通规则。

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？开着千万名车的他让人联想到的是纨绔子弟，他是吗？

虽然他看起来不像只知花天酒地的败家子，但人不可貌相，说不定他还是一个超级花花公子。可是……不知怎地，她就直觉他不是这种人，尤其那

双冷潭似的眸……在她陷入沉思的当口，银色跑车居然在前头停了下来，她赶紧收回心神，猛然踩下煞车。

“呼！好险，差点撞上了。”韩可灵拍拍胸口，着实被他吓了一跳。她抬头看前面的灯号，这时候才刚由黄灯转为红灯。天啊，这人居然在这个左右没有来车、更没有行人的深夜里停黄灯耶。她着实被他打败了。

绿灯亮起，银色跑车继续前行，韩可灵的红色小车悄悄地又跟上，这一次她特意和他保持了一段距离。约莫十多分钟后，银色跑车开入一幢高级别墅里，韩可灵停下车，望着那围墙高耸的豪宅。

“这是他的家吗？”她心底有一分莫名的兴奋。知道他的家在这里，犹如从他身上揭去一层神秘面纱，仿佛无形中接近了他一大步。对她来说，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人了。

她从来没想到，跟踪原来是这样刺激而容易的事，这让她觉得仿佛有一种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好运降临到她身上了。可是慢慢地，她心底深处升起一种即将面临命运转折的踌躇不安……想起那双冰冷的深眸，她突然不知道这样的好运是否能持续

下去。又，那是否真的是幸运呢？也有可能是不幸呀……

想到自己居然在深夜中追着一个陌生人跑，而她根本不知道这人是做什么的，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好人。说不定他是哪个帮派的人，又或者是一名国际杀手也说不定……韩可灵那颗方才还雀跃不已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，那些可怕的想象让她全身一阵哆嗦，不免也对自己的想法和荒唐的行径深感不可思议。

她今晚究竟怎么了？是一百万逼昏了她，还是头一遭的一见钟情让她昏了头？她居然会做出如此天真而可笑的行为。

冲动退去后，韩可灵有一股沮丧惆怅的感觉。她重新开着车回到她和何薏明合租的公寓。唉，想归想，她毕竟是没有胆量做“坏事”。



客厅的灯还大亮着，当她打开门，立刻有一股冷气袭来，和外面的气温大有冬夏之别。这个何薏明，老是喜欢把冷气开到最强、最冷。韩可灵进入屋内，就看见她的室友有床不睡，居然蜷伏在沙发里。

“阿明，起来啦。”韩可灵轻轻摇晃她。这小妮子一定是有话找她谈，才会窝在这里。要不是怕她明天一早起来腰酸背痛，她肯定让她继续窝在这里替她看门，“何薏明！”

何薏明勉强张开眼，睡意犹浓：“可灵，你回来啦。”

“是啊。我好累，我要去洗澡睡觉了。”韩可灵迅速往闺房移动，想逃过一劫的意图相当明显。

何薏明这下子可是睡意全消了；她从沙发里坐起来，刚好逮到那暗自“庆幸”的女人遁进房内。看看墙上的挂钟，这丫头让她等到深夜两点，说什么她也不能就这样放弃。

她走过去“礼貌地”敲了房门两下，随即旋开门把——乖乖，这丫头把门给锁了哩。

“可灵，开门！”她那威胁的语气表明了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。

过了一会儿，门才很不情愿地被拉开来。韩可灵用一根手指头将浴袍挂在肩头，很无奈地瞅着何薏明：“我一身汗，先让我洗个澡好吗？”

“好啊，你去洗澡。我也应该先打个电话给我哥。”何薏明爽快地答应，回客厅拿起茶几上的电